

蓝色的声音

「美」荷莉·佩恩
宝静雅

译著

Holly Payne

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星光

The Sound of Bl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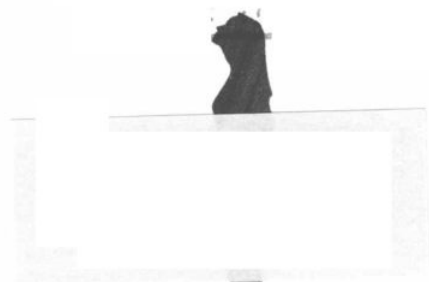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e Sound of Blue

蓝色的 声音

[美] 荷莉·佩恩
宝静雅

译 著



Holly Payne 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色的声音 / (美) 荷莉·佩恩著 ; 宝静雅译. --
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 8
ISBN 978-7-5596-3332-3

I. ①蓝… II. ①荷… ②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16986号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9-3913号

THE SOUND OF BLUE By HOLLY PAYNE
Copyright: © HOLLY PAYNE, JANUARY, 2015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LEINWORKS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9 China Pioneer Publishing Technology Co.,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蓝色的声音

作 者: [美] 荷莉·佩恩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杨 青 高霁月
策划编辑: 海 莲
特约编辑: 万轶群
封面设计: 吴黛君
版式设计: 徐 倩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30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3332-3
定价: 49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巴尔干半岛

1991—1992





第一章

男孩儿名叫卢卡，此刻想要找回自己的鼓。对于一个九岁的顽童来说，这并非胡闹，毕竟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没离开防空洞了。那天，他跟七百人一起走入了地下通道，不小心把鼓掉在了街上。人们纷纷逃散，那些塞尔维亚士兵放火烧着房屋，决意在武科瓦尔^[1]留下来。现在正值 11 月中旬，街上没什么人走动，桥梁被雷弹炸毁，窗子都用沙袋加固着。妈妈提醒卢卡，他的鼓应该是遗落在那条街上了。

眼下只能用一个马桶盖子将就了。但如果这样可以听到节奏，那么这刺鼻的味道也并非无法忍受。使用女卫生间也无妨，因为隔间的门可以落锁，隐私能够得到保护，这实在是难得。卢卡关了灯，带着两支未削尖的铅笔充作鼓槌儿，溜进最后一个隔间，插上了门闩。

墙上留有指甲油的划痕，刻着刚过世之人的姓名和死亡日期。卢

[1] 武科瓦尔 (Vukovar)：克罗地亚东部边境城市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）

卡能够辨认出其中的几位：一个牙医、两个邻居，还有一名管道工，他曾从厨房水槽下的管道里帮卢卡的母亲找回了结婚戒指。如今，这几个男人都已经不在。

卢卡伸出铅笔，轻轻地叩着那位管道工的名字——“布隆克”。接着，他又探了探身，在上面亲了一下。妈妈劝告卢卡，让他宽恕塞尔维亚军队所做的坏事，因为战争到了这个阶段，应征入伍的男孩儿也不过是十八岁的糊涂蛋，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被烧的只是家里的房子和整个街坊，卢卡是能够原谅这些士兵的。可是，他们还放火烧了他的鼓槌儿。

卢卡面向墙壁跪了下来，手里轻轻握着“鼓槌儿”，敲打出《巴黎进行曲》的节奏。他一边轻柔而缓慢地击打着，一边聆听着卫生间里的回声。防空洞里的音效不怎么好，这一处偏偏最差劲儿，可如果既想击鼓而又不想打扰其他难民，卢卡只能选择这里。他需要与外界建立某种联系，而这联系的另一端既不在防空洞里，也不在武科瓦尔，更不在战场和鲜血里。小卢卡一直觉得，子弹能够在鼓声里停下来，所以一直击打着自己的鼓，直到双臂被消声枪击中，瘫软了下去。

没有鼓槌儿相伴，卢卡有时会连续几小时坐在一处，要么寻找着其他声音，要么想念着多瑙河的吟唱，或者雨水跳出的舞曲。他听到细小的水珠从漏水的水龙头滴滴掉落，马桶里缓慢冲出一段段流水。有时候，卢卡会把耳朵紧紧贴在宿舍的墙壁上，一贴就是数个小时，只为了听听电线里电流划过的“嗡嗡”声，还有那些白蚁在木头里匆忙而过的脚步声。他感受到，毫无生命体征的事物——皮革、石头、纸张和骨头，都在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
行军靴从瓷砖上轧过，鼓声戛然而止。卢卡听到了“咔嗒”声，

那是克罗地亚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在走廊里穿行，他们的人数不止两个。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来自那些身穿军服的人，偶尔还能听到赤脚跑过地板的“啪嗒”声。在女卫生间外，卫兵小声交谈着，翩然入内的除了他们的说话声，还有雪茄烟和熏火腿的气味。

卢卡飞快地把铅笔夹到耳后，爬上坐便器，将两腿跨在上面，双手支撑着墙壁保持平衡。就在这时，灯被打开了。透过裂缝，卢卡看到了两个身穿制服的自卫军士兵，他们中间站着一对老夫妇。卢卡认出来，这是在面包店卖果仁蜜饼的那对夫妻，跟他是街坊。老妇人跪了下去，脸贴着地板，苦苦地哀求着。卫兵们视若无睹，抓着她的手肘提了起来，撕扯着她小手里握着的念珠。妇人的眼睛很肿，由于睡眠不足，黑眼圈很重。她用头巾的尾端轻抚着脸颊，努力想让自己镇静下来，可是却止不住地抽噎。士兵打了她耳光，还打出了血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
突然，卢卡身体一僵，铅笔就势从耳后滑落到地面，又在瓷砖上弹起，滚动到了门下，最终被水槽拦在了下水道里。其中一个卫兵冲过去把它们捡了起来。他走向最后一个隔间，晃了晃门，沮丧地发现它是锁着的。

“谁在里面？”

卫兵把圆脸贴在隔间的板条上，往里面一瞧，发现了卢卡。于是，他回头看向另一个同伴，笑了起来。

“又是那个打鼓的男孩儿，”说完，他转头看了看卢卡，“还要告诉你多少次不许进来？拜托，这里是女厕，可你是男孩儿啊！”

他粗胖的手指头挤进了门缝，拉开了门闩。卢卡从坐便器上跳了下来，张口咬他，卫兵叫出了声。卢卡趴下身体，在小小隔间的地板

上艰难地爬着，直到面前出现了一双靴子——靴子的主人是另一个卫兵，他弯腰抓住了卢卡的肩膀，把他拖了出去。男人伸出了手，等待卢卡把官方证明交出来，可小家伙只是抬头看着他，然后耸了耸肩。

“我妈妈拿着呢，她在医院里上夜班。”

男人咳嗽了几声，开口说：“去救塞尔维亚人？你妈妈倒是一向都对他们有好感。”

卢卡动了动身体，脚下的瓷砖冷冰冰的，感觉不太舒服。卫兵俯身靠了过去，用手指戳了戳小家伙的胸膛，低声对他说：“运气不赖！黑卷发，蓝眼睛，跟你爸爸一个样儿。”

卢卡慢慢地点了点头，不太喜欢这个人说话的腔调。

“只可惜她没能救得了你爸。”男人又来了一句。

“我妈妈尽力了。”卢卡回应道。

每年到了生日，卢卡总会听到妈妈说起爸爸的尸体是在多瑙河中找到的，因为爸爸的忌日也在这一天。爸爸去世的那天，卢卡得到了一面鼓。这份礼物是舅舅送给他的，是为了留住他爸爸的灵魂。舅舅告诉他，这面鼓是东方人用来祈祷的鼓，拥有让人死而复生的能力。

年纪稍长的那个卫兵把铅笔掰成两半，又用脚后跟踉了踉。卢卡紧抿着嘴唇，眼睛眨呀眨，强忍着泪水。要知道在防空洞里，想要找支铅笔都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自从上次在卫生间里打鼓被抓后，卢卡可是用了整整三个星期才找到这么几支。他挣扎着抬起双眼，看向卫兵。

“我妈妈说，你们在想办法救克罗地亚人。”卢卡说完，捡起了那几截儿铅笔。

“当然，一定会救的，只要你妈妈别先救塞尔维亚人。”卫兵大笑。

卢卡把折断了的铅笔抛向卫兵的腰，想让他闭嘴。此时，那位老

妇人用双手接着自己淌出的鼻血。卢卡走上前，摸了摸她的手。

“我妈妈会帮你的。”

“不用啦，卢卡，我不要紧，快回你的房间里去。”

“可是你在流血。”看见她脸上的一道道血痕，卢卡受到了惊吓。老妇人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，凝视着眼前的小男孩儿。她轻轻动了动嘴唇，试图跟他说些什么，两个卫兵却推搡着她走向门口，她的丈夫正等在那里。老妇人走过去几步，把脸埋进了丈夫的臂弯里。这时，卫兵用步枪捅了捅他们。

“老哈吉^[1]，快走。”

“请别伤害我们，也别伤害那个孩子！”她祈求道。

老妇人挣脱了卫兵的束缚，把尼龙袜向下卷至水肿的脚踝处，剥开了裹在粗腿上的钞票，然后拖着步子慢慢走向了其中一个卫兵，把钱递了过去。卫兵却朝钱吐了唾沫。

“这钱一点儿用都没有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这可是德国马克，您瞧。”

卫兵用指头弹了弹钞票。就好像在跟小孩子对话似的，他慢吞吞地开口说：“要明白，你可是一个穆斯林，”他说着又转向了卢卡，“而你，你是半个塞尔维亚人。”

老妇人挺起了腰，举起双手，一下子打到了卫兵的下巴。

“我们是南斯拉夫人，”她愤然地说，“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武科瓦尔，三个儿子也都出生在这儿。至于我是谁，还轮不到你告诉我。”

丈夫用手肘轻轻推她，但她转向了卢卡。

[1] 哈吉 (Hadje)：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的称号。

“跟其他人一样，我们有平等的权利留在这里。”

卢卡点点头，仰头看着两个卫兵。

“这个奶奶可好啦，”卢卡说，“她做的果仁蜜饼是全镇最好吃的，爷爷有一次还帮我修好了自行车。请别赶他们走！她是穆斯林或者不是穆斯林，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卫兵听了大笑，可卢卡还没有说完。他想说，这个奶奶跟他认识的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不同——都会结婚生子，经历生死。至于说她们在胸前画十字的姿势，有的用两根手指，有的并用两根手指和拇指，当然也有人像这个奶奶一样根本就不画十字，而是去亲吻地面。看到她们跟上帝建立联系的种种方式，卢卡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但这次有点儿不一样。他以前可从来没见过女人打男人，老妇人的举动让他惊叹不已。突然，他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

卫兵不再笑了，开口问他：“小家伙，什么事这么好笑？”

卢卡道：“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卫兵将卢卡赶出了卫生间：“离开这儿！切特尼克^[1]。”

卢卡沿走廊跑着，在黑暗中摸索到了宿舍，身后传来了老妇人的喊叫：“永远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是谁！”

卢卡多么希望要离开防空洞的不是那对夫妇而是他啊，尽管他知道不会被带去什么好地方。他开始坐立不安，不想再绕圈儿走，也不想睡在地板上。卢卡厌烦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，他们的呼吸间散发着那些未被洗劫的咸饼干、腌肉和香肠的味道。他讨厌别人唠唠叨叨，

[1] 切特尼克 (chetnik)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。

眼含泪水或吵吵闹闹，觉得一点儿意义都没有。到8月底，已经有三万五千人离开了武科瓦尔。这件事让卢卡摸不着头脑，因为塞尔维亚军队接管整个城区才没多久。

卢卡偶然发现宿舍外有卫兵谈论新闻，急忙爬起来去听：一共有五百二十具尸体登记在册，被送往唯一闲置的墓地——坐落于一处草地之上的集体坟场。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说不定也曾在这里共享野餐，小憩片刻。

“还有几百具尸体流落在外呢！”他们低声说。

卢卡看着电视上播出的新闻，试图去理解这个问题。总统图季曼表示，克罗地亚并不希望有战争发生。克罗地亚想要独立，斯洛文尼亚也想要独立。塞尔维亚不想脱离南斯拉夫而独立，对另外两个国家的想法并不认可。

卢卡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，甚至不知道这是否重要。卢卡的母亲是克罗地亚人，已故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。他的祖父是波斯尼亚的钟表匠，祖母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女雕塑家，两人婚后移居到了科扎拉山；外祖父是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的鞋匠，外祖母是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的一名女帽商。

卢卡既是克罗地亚人，也是塞尔维亚人，同时也是意大利人和波斯尼亚人。在斯洛文尼亚东部肥沃的平原上，像卢卡家这样异族通婚的情况不在少数。塞尔维亚人、克罗地亚人、斯洛伐克人、捷克人、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，包括德国人在内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），各民族都融洽地生活在奥匈帝国的最南部，将平原钩织成了独具一格的彩锦。1918年，南方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死难者们的房屋。此后，真正的麻烦开始了。

祖父母曾对卢卡提到：“在巴尔干半岛，地球的心跳声最响亮。”

差异存在于原住民和新移民、过来人和新成员、精致世故以及粗俗原始的生活状态之间，继而又催生出了新的冲突。尽管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有所不同，但这从来就不算什么问题。卢卡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卢卡很想念自己的家，想念家里的电视机和录像带，还有妈妈的毛巾。干薰衣草也让卢卡想念，因为有了它，盥洗室闻起来就像6月的赫瓦尔岛。妈妈在护士服里放有一小瓶薰衣草油，当战斗机尖叫着低空飞过城市时，她会把薰衣草油涂抹在卢卡的手臂上帮他放松。她能够安抚病人，让伤员入睡，可要想安慰防空洞里的儿子，她却少了一份运气。她告诉卢卡要有耐心，战争很快就会过去。但卢卡并不相信妈妈的话，毕竟她现在连手表都不戴了，又怎么会知道“很快”究竟有多快。

包括邻居和朋友们在内，许多人都北上逃到了匈牙利的难民营。卢卡本来也想跟他们一起走，可妈妈说他年纪太小，不能自己决定去留。“所以就由妈妈来决定啦？”卢卡反问。

“没等把我们变成难民，他们就会杀了我们的。”9月份的时候，妈妈这样告诉卢卡。当时，克罗地亚东部的奥斯捷克小镇被包围了，包围它的军队叫“南斯拉夫人民军”，成员中以塞尔维亚人居多。

装甲车、地对空导弹、坦克和防空炮滚滚而来，卢卡和妈妈面带忧伤地看着它们经过祖父母的农场，向波斯尼亚的南部和东部移动。卢卡把一瓶牛奶掉落在地，砸碎了水泥台阶上的玻璃。小野鸡们在院子里发出尖叫，狗朝着驾驶员们吠叫。这些士兵大多是被应征来的糊涂蛋，粗鄙地朝着狗伸出了中指。

卢卡抬起头，看着妈妈说：“他们不是在阅兵呀！”

“不啊，卢卡，当然不是。”

卢卡的妈妈总是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注射袋挂在她的肩膀上，如同一袋子糖果。

卢卡从门外跨进来，盘腿坐在睡席上，看着妈妈伊莱娜·米拉诺维奇帮伤者服药。她动作熟练、流畅又自然。“我不会就这样撒手不管！”10月初，当两枚炸弹轰炸医院并破坏了外科部和手术室后，她是这样告诉卢卡的。两枚炸弹中，只有一枚爆炸了，另一枚冲破了几个楼层，最终落在了床脚，不过床上的伤者逃过了死劫。伊莱娜把弹片当作某种纪念保管了起来，认为这预示着上帝在庇佑她的病人。她会将体弱多病的人转移到了地下室，由自己负责照料，不愿意就此脱身。

卢卡从睡席上掀起枕头，掏出晶体管收音机，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从家里抢救出来的。卢卡调着音量，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音。妈妈听到新闻报道会恼火，可卢卡真的很想听音乐，随便什么音乐都行。此时，收音机里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。卢卡又调了调音频，找到了一个波段。有报道发出警告称，在萨格勒布发现了狙击手巢穴。卢卡并不了解什么是狙击手，他想起五年级的科学课上老师并没有讲这个单元。“狙击手的巢穴”，多古怪的词啊！卢卡想象出了五颜六色的鸟和飞来飞去的孔雀，它们拥有宽阔的羽翼，将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了它们的身影下。卢卡想知道，既然这么可怕，为什么没人把它们射下来。

“把收音机关掉，卢卡。”

卢卡看见了妈妈白色的工作鞋，她的粗鞋跟儿在灰烬里弄脏了。

“妈妈，你见过狙击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了收音机。她用手掌根部敲

打收音机的底部，就像是在帮婴儿打嗝儿似的。两节电池掉了出来，被她丢进了口袋里，“叮当”撞击着那瓶薰衣草油和弹片。

“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卢卡叫出了声，“我还没听音乐呢！”

“卢卡，够了！不会再有什么音乐了。”

伊莱娜把收音机放在了地上，给睡在儿子旁边的老人盖了一条毯子。她俯下身来，摸了摸老人的额头。在不惊扰老人的情况下，伊莱娜抬高了他的右手腕，解开了染血的绷带。

“他说要帮我找鼓的。”

伊莱娜叹了口气，动手撕下一条消毒纱布，棉纤维在潮湿的空气里飞来飞去。伊莱娜在双唇间衔着一支电诊笔，她把老人的手腕举高，检查他的伤口。老人的皮肤跟碰伤的梨子是同一种颜色。

“他跟我说啦，他知道我的鼓在哪儿。”

“卢卡，算了吧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了。”

伊莱娜放下了老人的手腕，将两粒药塞进了他的手掌里。她跟卢卡说过，这是她从自己的药品配量中取出来的，同时迫切期待着红十字会送来更多药物。为了满足数百位受伤民众的救治需要，两个月前增派药品的申请就已经提交。两周内每天的受伤人数少则十六人，多则八十人。10月初，共有九十二名伤者被送至医院。相比之下，现在的情况处理起来更容易一点儿。显然，迫在眉睫的难题还有很多，但卢卡不肯罢休。

“等他醒了，问问他吧，他肯定能想起来。”

伊莱娜将老人灰白的手指合拢在药片上，转过身直视着儿子：“记得又怎样，街上又不安全。”

“什么时候才能安全呀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塞尔维亚人还没走。”

“我想让他们走嘛！”卢卡一边开口央求着，一边用手指描着妈妈鞋跟儿上的污迹，“我想我的鼓，我想回家。”

“我也想。”伊莱娜的声音中透露着沙哑。卢卡抬起头，看到妈妈的嗓子那儿挤压着一个肿块儿。

“妈妈，你又不打鼓，为什么会想它？”

“我想的是家啊！”伊莱娜一边说着，一边拨弄着儿子的鬃发。这一头浓密的黑发使她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，她将儿子卢卡和这位征服者联想了起来。

“你的鼓在外面，”伊莱娜说，“我确定。”

卢卡的小脸上满是失望。

“我可以卫兵帮我一起找啊！”

伊莱娜笑了笑。“天哪！”她小声说，目光打量着门口持枪的士兵，“他们开着装杂货的卡车，自以为开的是坦克呢。这些人不会救你，也不会帮你找鼓。”说完，她把注射袋扔给了卢卡：“喏，玩这个吧！”

卢卡抓住了它，装有液体的袋子落在了他的手指之间。“这东西摸起来有点儿像胸部。”他嫌弃地又扔给了妈妈。

“像胸部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拉德克的女朋友让我们摸过她的假胸。”

“他的女朋友是俄国妓女。”

“俄国的假胸做得不好。”

“估计是吧。”伊莱娜笑着说。儿子的眼睛里透露着纯真和友善，使她在恍惚中看到了亡夫的身影。伊莱娜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保护儿子，使他远离世间所有的纷扰杂乱。身为一个母亲，她有责任热爱

自己的孩子；而世界的责任是赋予她的孩子个性，并且以她所不能掌握的方式塑造孩子。战争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作为家长就要承受这种折磨和风险。

卢卡数了数自己画在手臂上的标记：“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星期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宝贝。”

“可我还没有敲过真的鼓呢！一次都没有。”

“但你是安全的呀，卢卡。你应该感到幸运。”

“妈妈觉得幸运吗？”

“毕竟我们活下来了。”

“只是现在活着，妈妈。战争还没结束呢，对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伊莱娜答道。她其实想告诉儿子，战争才刚刚开始。

卢卡渴望鼓声，而不是铅笔在瓷砖上敲出的空洞的声音。这个小家伙再也不想去卫生间里凑合，他想要真切地触摸一面鼓，将它紧挨在两膝之间，连续不停地痛快敲打，直至手掌起泡，连心脏都要爆掉。他想要找到一种方法，帮他忘记为什么会来到防空洞这个地方。

卢卡瞧了瞧在旁边席子上打呼噜的老人，很奇怪他手腕都弄成这样了怎么还睡得着，何况周围的孩子们一直尖叫个不停。也有十多岁的小情侣们躲在角落接吻，好像自己不会被人看见或听见似的。卢卡探身过去，想要更清楚地看看老人脖子上挂着的吊坠。他慢慢地打开了它，吃惊地发现吊坠里有一绺头发。

“打算吵醒他吗？”

卢卡猛地抬起双眼，看到了一位身穿卫兵制服的熟人——拉德克，

好朋友佐兰的哥哥。卢卡惊奇地发现，这个面色苍白的摇滚男孩儿没穿破洞牛仔裤和镶满饰钉的皮衣，莫西干式的发型已经剃去，头皮上金色的发茬儿刚刚冒出来，一杆枪像吉他似的松垮地挂在他的肩上。

“别吵到他！”拉德克说，“头发是他女儿的。”

卢卡向后退，拉德克蹲下身，把头发又塞回吊坠里。老人还在继续打着呼噜。

卢卡震惊地看着拉德克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穿着士兵的衣服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我在救武科瓦尔啊！我们需要你的收音机。”

他伸出手，卢卡把收音机递了过去。

“只能祝你好运了。收音机现在听不了，我妈妈把电池拿出来了。”

拉德克检查了一下收音机，从里面取出一盒磁带——是《行星鼓乐》专辑，上面写着“妥善保管”。

卢卡抬手去拿磁带。夏天时，他每天都要放这盒磁带，从米奇·哈特^[1]的这个最新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专辑里，他想识记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。卢卡把磁带放进了枕套，抬头看向拉德克。

“你真的开杂货车吗？”

“巴士，我开的是巴士。”拉德克整理了下衬衫的衣领，笔直地站好，向卢卡敬了个礼。他的身形如同橡树一般高大粗壮，面颊微红，下巴那儿撞过不止一次，已经有点儿歪了。

“开它干吗？这里已经没人坐车了。”

拉德克似乎受到了冒犯，生气地噘起嘴：“这里可是有枪和子弹的。卢卡，别像个小傻子似的。我是自愿为克罗地亚而战的。要知道，

[1] 米奇·哈特（Mickey Hart）：知名鼓手。